

具体而微的“存在”之一致性 (Kohärenz)

——论申玲的图像叙事

作者：Lorand Hegyi

正如艺术史通常所昭示的那样，一位伟大画家的素描作品，往往揭示了其创作手法的基本要素、叙事背景，被频繁运用的题材元素，其个人的美学倾向或生活观念的特定方面，或者说那些部分隐秘的，被艺术家自己视为无足轻重或太过私人化的个人偏好和情感。相比那些公开宣称的，在艺术语境中被定义了的美学标准，它们更为强烈和深刻地决定着他/她的创作，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主导着他/她的生活。在此意义上，素描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带有艺术家自传色彩的美学和哲学札记，或者说一种关于如何解读和阐释其绘画作品的指南。它绝不仅仅是准备性的，对于日后绘画作品的准备工作而言也并非每事必不可少，相反，它更多地是一种自主的，自发的，自由的，从准确、完备、宏大的践行义务中摆脱出来的，对自然百态的记录形式：主题，模式，叙事材料的构成要素，构思和观察，自发的即兴创作，对微观现实的汇总和收集，这些看似无足轻重，但在复杂的作品结构语境下却很可能具有重大意义。

素描常常带有某种私密的，个人化的，自发的，转瞬即逝和脆弱易碎的特质，无论是在物理和视觉层面，抑或心理和情感层面都是如此。素描近似于文字，素描创作亦近似于写作。素描是对视觉想象和思想观念的记录；是对某种新的，不甚清晰却又出乎意料的理念或情绪、气氛或意蕴的捕捉，它并不追求某种清晰无疑的终极形式或宏大结构。因此，素描常常具有某种极端个人化的，纤弱敏感的特质，同时却又是自发的，即兴的，间接的，未完成的，乃至不甚完美的，好比藉由日常语言或手势进行的交流，其行为主体并不要求形式的准确，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话的深度及持续性上。

绘画既是概念又是对概念的呈示，它是某种构想的投射，是对某一精神和情感上的本质状态的显现。乔万尼·保罗·洛马佐 (Giovanni Paolo Lomazzo)，这位敏感而又充满自信的矫饰主义艺术理论家曾谈到“disegno interno” (内部形式)，它所指的并非可见的，可予以把握或诉诸感官的自

然之美，而是艺术家想象力所蕴含的那种智性的，无形的精神之美，是艺术构思之投射能力的彻底自由的组合。“disegno interno”的素养，亦即从想象领域，从可理解的素材、文化记忆及形而上叙事中创造形式的能力，决定了素描生生不息的活力及其神秘莫测的本真性。申玲的素描作品丰富、细腻，在充满智性、诙谐与讽刺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丰沛到极致的感性，是足以证明一位画家的素描在其全部作品中何以具有重要意义的典范。而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又展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欢快奔放的自主性，无论在叙事层面或内部的图像布局方面都是如此。

申玲的油画大多体现出一种视觉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这种在今天甚为罕见的特质总是令人折服，相较之下，她的素描则包含了一种看似无思无虑的，如游戏般轻盈的天真，和一种看似自发的偶然性和片断性。日常生活里的琐屑微尘常会出现在她的素描作品中，动物和植物，家居用品和画室用具，身边亲近熟悉的朋友，咖啡馆里或大街上遇到的陌生人，老照片，饰品，住宅内的陈设，花园里栖息枝头的鸟，爱人或朋友的肖像，所有这些都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打破等级次序的新鲜方式相互堆叠——无限的事物，被悉数纳入到一个极其个人化的，虚构的，童话般的，在情绪上具有连贯性的微观宇宙之内，并由此而被赋予了某种诗意。

这一脆弱易碎却又致密紧凑的微型组合，并不包含某种固定不变的基本结构，亦不遵循某些潜在的，支配性的构图原则：那种显而易见且富有诗意的一致性，源于艺术家个人与瞬息万变、支离破碎的微观现实之间情感联系的深度与强度。物象世界具体可感的微妙，与内在于存在（Sein）的那种本质上鲜活灵动的“一致性”不无关联。

申玲的绘画宇宙与她对具体而微的事物和生命整体的本质意义敏锐而又富于同理心的诘问，以及她对幽微复杂的人性的反讽和批判性阐释联系在一起。这种复杂性是由日常生活中渺小却实在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短暂瞬间，由人与人之间飘忽不定的关系，以及作为真实体验或心理投射的场景，梦幻与想象所组成的。在这个芜杂密集，略显奇异的世界里，自然与人工的不同界域，人与动物的生命范畴，连同那些以各种出乎意料的事件和前所未见的叙事而充盈了这些生命的童话般瑰丽的想象，融汇交织在一起。这些图像叙事只存在于错综斑斓，诉诸感官的图像现实内部，确切地说，它们形成于图

像现实之内，并不要求观者将其感受为某种外在于诗性-想象范畴的叙事。

与此同时，过往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或者说切实可感的有形事物与人的观念和想象，与智性和精神性现象——如音乐、文学、神话、记忆等等——之间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明。与不同现实层面和叙事之间的这种交织和渗透相对应的，是绘画结构中的空间地带和分层，以及再现对象的不同维度和想象构型，同样亦被纳入到一种变幻不定、扑朔迷离、绵密而又坚实的堆叠之中。

多重叙事层面，或者说时间或空间上互不相关的场景与事件之间的这种充满活力而富于感性的高强度堆叠，弱化了虚构的图像现实的结构性局限。前景与背景，图像空间的虚构纵深，通过强烈光照而营造出的空间感，图像中心与图像边缘，对不同事件的描绘，统统被纳入到一种整体性体验之中。与此同时，外观上的感性意蕴又与单个图像元素之间飘忽不定、近乎幻觉的关系相互呼应。

在那些树木和花朵背后，出没于五彩缤纷的丛林之中的动物、野猫、鸟、鱼和蛇，扰乱了我们的空间感知，混淆了虚拟的图像现实内部的方位感。这种干扰效应通过着意强调的奇异动物主题的多重维度而被进一步放大：它们看上去愈发地互不相关。动物身体的不同维度使其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变得模棱两可，时间与空间上的互不关联则使其在整个虚构的图像现实中的在场和作用更加难以界定。与此同时，通过画面外观感性的强化，潜在-想象的图像空间随之获得了一种强烈的意义，成为了被活力唤醒的神秘事件或遭遇的发生地。这种虚构的，密集的，妖冶瑰丽而又神秘莫测的图像空间吸引着观者，将其自身呈现为不同空间或时间背景下各种动机与事件的累积和叠加。潜在-想象的图像现实将这些时间层次与空间场景汇集于一个堆叠累积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层面又得以保留，彼此构成一个和谐融洽的整体，既非等级分明的秩序或前后相继的时间序列，亦非稳固不变的空间系统。

申玲创造出一个杂沓密集的绘画现实，在这里，各种含有非理性或童话成分的叙事元素以及对整个生命绵延所作的智性反思（多表现为反讽）的不同层面，与“存在”所特有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感性的，跌宕激越的，根本上的“一致性”相关联。这是一种不断叠加的一致性，它吸纳并且占据了一切在纷繁芜杂的“存在”中堆叠起来的体验和现象，一切物理现实或精神现实，一切偶然性的事件与

过程。由此，这一被平行展开却又各自独立的事件和历程打上烙印的，五光十色的存在之一致性，以一种欢快轻盈、悠游自如的天真与单纯，以一种植物般的勃勃生机和感性，得以对象化，因为它并不遵从某种等级森严的、预先设定好的绝对秩序。

这种游戏般的欢愉，和五彩斑斓的轻快活泼，来自于存在之一致性中所蕴含的无限活力，这是一种在任何叙事或具体而微的事物中都能感受得到的活力。以感性方式呈现具体而微的事物时所达到的深度，令申玲的作品充满了活力，尽管她避免对某个故事、或某个可叙述的线性过程做任何文学式或猎奇式的再现。她的作品中不存在任何通过图像而被诉诸视觉的叙事，而是藉由绘画本身生成了一系列仅仅是通过图像、通过构图而被构建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图像事件。

申玲凭借其非凡的绘画手法，于非凡的绘画论述内部，在心理-文学-情感层面构建起一种本真的、当下的，同时又带有批判和反讽意味的图像现实，它同一种被体验、实现和内化了的生命整体的隐喻直接相关，尽管此一整体不再是通过日常行为、直接的微观群体或人和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而被理解，或是被听到、读到和看到。从这个意义上看，申玲的作品中似乎隐约见出某些浪漫主义美学的痕迹，但它并不包含浪漫主义所惯有的那种庄严崇高的道德训诫或怀旧情结。她对世界的看法，更多地表现为对世间万物在触手可及、具体而微的现实中所呈现出的琐碎、驳杂、多样的整体性的一种充满喜悦的肯定。

为了以绘画的方式来揭示这种富有诗意与活力的、本质上的整体性，申玲发展出一种隐喻式的叙事手法，它似乎是在感性和想象的塑造中自然而然地铺展开来，赋予图像一种无法抗拒的磅礴生命力。这种生生不息的活力，这种在错综斑斓的微观现实中蓄积起来的本质能量，将日常生活中“物”的碎片贯穿在一起，形成一种由单个现实组成的动荡激越的混杂图景，进而让观者产生一种印象：万物相融，万川归一，一切都被归入到一种流动、鲜活、孕育着的整体性之中。既已存在的生命现实之间这种在不同层面、不同背景下展开的如节日般轻快活泼的感性交融，制造出一种亢奋、感性而又绵密紧凑的图像现实，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生命整体之奥秘的譬喻，一种对生命整体的体验与观照的隐喻。

这种隐喻性叙事的内在一致性，可以归因于对揭示本质上的整体性的不懈追寻，在这里，艺术家

的创作意图绝不是对观者进行充满道德哲学意味的说教，而是在面对“存在”的一致性时采取一种本能的、肯定的态度。申玲的绘画传递出一种持续不断、自然生发的无限喜悦，一种源源不断的蓬勃生命力，它将观者吸纳到绘画事件之中，通过铺张而密集的视觉形象令其迷醉。这一图像事件并非其他，而恰恰是与命运般强大而不可避免的本质性体验之间那种激情、狂热、犹如心灵洗礼般的相遇，上述种种体验在具体而微的现实中得以显现。而与此同时，关于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的独立及生命的短暂易逝的叙事所构建出来的，并不是教条的或决定论式的图像系统，而是一种欢快自由、多姿多彩、自然而又无比感性的图像诗学。

这一视觉上的一致性，通过单个图像现实被大大加强的感性密度而显现得如此具有说服力，它建立在生动、迷人的而又具体的“存在”之一致性作为智性概念化和情感体验的产物而被深化和内化了的图像之上。换句话说，在构成了生命绵延的那些单个的，感性的，有形的，昙花一现的现实中得以具体化、物质化的状态，形成了一个连贯、紧凑，自证且自治的叙事本体，它可以同时被理解为生命状态和图像现实，或是对生命整体的一种感性-有形的隐喻。我们纷繁芜杂的经验和油然而生的感受、记忆及心理投射的微观叙事，使作为整体的存在的隐喻性神韵得以具体化和物质化，在这其中并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企图或纲领性的目的作为对事件过程的规定和指引。

由此，既存现实之中那些微茫、偶然，如过眼烟云般又无足重轻的边缘性瞬间——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梦幻、愿望、回忆、心理投射、幻觉与想象——获得了一种对整个叙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性意义，既存微观现实的那种触手可及、生机勃勃的物质性所蕴含的诗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升华。

申玲图像世界中的动机所折射出的，首先是一种隐秘、脆弱而又无比强烈的微观气氛，花朵、植物、动物和人，内部与外部空间，花园、房屋、庭院及房间在其中彼此融合、渗透。由此产生的图像紧凑性，模糊了潜在的和想象中的图像现实的各构成元素之间的界限，因而这一图像现实只能在视觉整体的图像隐喻和图像叙事的语境中得以阐释。“存在”之一致性那种难以抗拒的具体而微，在申玲的那些妖冶魅惑而又天真自然的图像中，体现为一种欢快、自治、充满诗意的本质。